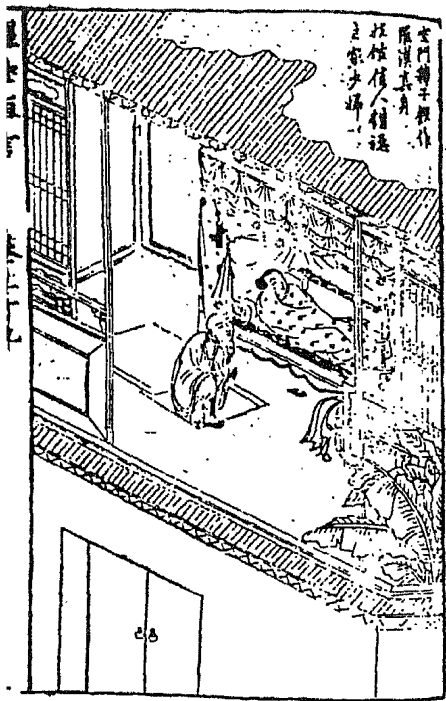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空門轉子假作
限漢其身
扶植信人相送
之家少婦一





我志正當獲此神
隨刻徑行鐘聲
字全刻身大成物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削髮披緇修道燒香禮佛心虔不宜浴地去胡纏
致使清名有玷○念佛持齋把素看經打坐參禪
逍遙散誕勝神仙萬貫腰纏不羨

話說昔日杭州金山寺有一僧人法名至慧從幻出家積資富裕一日在街坊上行走遇着了一個美貌婦人不覺神魂蕩漾遍體酥麻恨不得就抱過來一口水嚥下肚去走過了十來家門面向回頭覷望心內想道這婦人不知是甚麼人家却生得如此美貌

若得與他同睡一夜就死甘心，又想道：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長，怎地剃掉了這幾莖頭髮，便不許親近婦人？我想當初佛爺也是批淡，你要成佛作祖，止戒自己罷了，却又立下這個規矩，連後世的人都戒起來。我們是個凡夫，那里打熬得過？又可恨昔日置律法的官員，你們做官的出乘駿馬，入羅紅顏，何等受用，也該體恤下人，積點陰騭，偏生與和尚做盡對頭，設立恁樣不通理的律令，如何和尚犯奸，便要責杖，難道和尚不是人，身就是修行一事，也出于各人本心，豈是捉縛加拷得的？又歸怨父母道，當時既是誰

養索性死了，倒也乾淨。何苦送來做了一家貨。今日教我寸步難行，恨着這口怨氣，不如還了俗去，娶個老婆生男育女，也得夫妻團聚。又想起做和尚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住下高堂精舍，燒香喫茶，恁般受用，放掉不下。一路胡思亂想，行一步懶一步，慢騰騰的，蕩至寺中，昏昏悶坐，未到晚便去睡。臥心上記掛這美貌婦人，難得到手，長吁短歎，怎能合眼。想了一回，又嘆口氣道：「不知這佳人姓名，居止我，却在此處。想可不是個呆子，又想道：「不難不難，女娘弓鞋小腳料來，行不得遠路，定然只在近處，拚幾日工夫，到那

卷三十九
二
答地方尋訪消息或者姻緣有分再得相遇也未可知那時暗地隨去認了住處尋個熟那務要弄他到手算計已定盼望天明起身洗盥取出一件新做的綉緞襖衫并着乾鞋淨襪打扮得輕輕薄薄走出房門正打從觀音殿前經過暗道我且問問菩薩此去可能得遇遂雙膝跪到拜了兩拜向卓上拿過籤筒摇了兩三搖摸的跳出一根取起看時乃是第十八籤註着上上二字記得這四句籤訣云

天生與汝有姻緣

今日相逢豈偶然

莫惜勤勞問貪懶

管教目下勝從前

求了這籤喜出望外道據這籤訣上明明說只在早晚相遇不可錯過機會又拜了兩拜放下籤筒急急到所遇之處見一婦人冉冉而來仔細一觀正是昨日的歡喜冤家身伴並無一人跟隨這時又驚又喜想道菩薩的籤果然靈驗此番必定有些好處緊緊的跟在後邊那婦人向着側邊一個門面揭起班竹簾兒跨脚入去却又掉轉頭對他嘻嘻的微笑把手相招這和尚一發竟飛天外喜之不勝用目四望更無一人往來慌忙也揭起簾兒經錯進去問訊那婦人也不還顧綽起袖子望頭上一撲把僧帽打下地

來又趕上一步舉起尖趂趂小脚兒一蹴谷碌碌直
滾開在半邊口裡格格的笑這和尚惟覺得麝蘭
撲鼻說道娘子休得取笑拾起帽子戴好那婦人道
你這和尚青天白日到我家來做甚至慧道爹感娘
子錯愛見招至此怎說這話此時色胆如天也不管
他肯不肯向前撲抱將衣服亂扯那婦人笑道你這
賊禿真是不見婦人面的怎地就恁般粗鹵且隨我
進來灣灣曲曲引入房中彼此解衣抱向一張榻上
行事剛剛膚肉相摩只見一個大漢手提銅斧搶入
房來唱道你是何處禿驢敢至此奸騙良家婦女嚇

得至慧眼做一團跪到在地下道是小僧有罪了、望
看佛爺面上乞饒狗命回寺去誦十部法華經保佑
施主福壽綿長這大漢那里肯聽照頂門一斧砍翻
在地你道被這一斧還是死也不死元來想極成、蘇
並非實境這和尚撒然驚覺想起夢中、被殺光景好
生害怕乃道偷情路險莫去惹他不如本分還俗、倒
得安穩自此卽蓄髮娶妻不上三年、癆瘵而死離寺
之日曾作詩云

少年不肯戴僧冠
雪夜孤眠雙足冷

強把身心赴菽壇
霜天剃髮鬚體寒

朱樓美女應無分

紅粉佳人不可看

死後定爲惆悵鬼

西天依舊長漫漫

適來說這至慧和尚雖然破戒還俗，也還算做完名全節，如今說一件故事，也是佛門弟子，只爲不守清規，弄出一場大事，帶累佛面無光，山門失色。這話文出在何處，出在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在城有個寶蓮寺，這寺還是元時所建，累世相傳，房廊屋舍數百多間，田地也有上千餘畝，錢糧廣盛，衣食豐富，是個有名的古剎。本寺住持法名佛顯，以下僧衆約有百餘，一個個都分派得有職掌，凡到寺中游玩的，便有個錢。

人來相迎先請至淨室中獻茶然後陪侍遣寺僧
一過又擺設茶食果品相待十分盡禮雖則來者必
留其中原分等則若遇官宦富豪另有一般延款這
也不必細說大凡僧家的東西賽過呂太后的筵宴
不是輕易喫得的却是爲何那和尚們名離出家利
心比俗人更狠這幾既清茶幾樣果品便是釣漁的
香餌不管貧富就送過一個疏簿募化錢根不是托
言塑佛塑金定是說重修殿宇再沒話講便把佛前
香燈油爲名若遇着肯捨的便道是可授之家面前
干般請說不時去說騙說遇着不肯捨的就道是闍

客之徒背樓百樣詆毀走過去還要睡幾口涎漆所
以僧家再無個罄足之期又有一等人自己親族貧
乏尚不肯過濟分文到得此輩募緣偏肯整幾兩價
布施豈不是舍本從末的痴漢有詩爲証

人面不看看佛面

平人不施施僧人

若念慈悲分緩急

不如濟苦與憐貧

惟有寶蓮寺與他處不同時常建造殿宇樓閣並不
啓口向人募化爲此遠近士庶都道此寺和尚善良
分外敬重反肯施捨比募緣的倒勝數倍況兼本寺
相傳有個子孫堂極是靈應若去炷香求嗣的眞個

少不耕者
本月算

祈男得男，祈女得女，你道是怎地緣。這般靈感元來，子孫堂兩傍各設下淨室十數間，中設床帳，凡祈嗣的，須要壯年無病的婦女齋戒七日，親到寺中拜禱，向佛討教。如討得聖筮，就宿於淨室中一宵。每房只宿一人。若討不得聖筮，便是舉念不誠，和尚替他懺悔一番，又齋戒七日，再來祈禱。那淨室中四面嚴密，無一毫隙縫，先教其家夫男僕從週遭點檢一遍，任憑揀擇，停當至晚，送婦女進房安歇，親人僕從睡在門外看守。為此並無疑惑。那婦女回去，果然便能懷孕，生下男女。且又魁偉肥大，疾病不生。因有這些效

此欠

驗不論士宦民庶眷屬無有不到子孫堂求嗣就是
隣邦隔縣聞知也都來祈禱這寺中每日人山人海
好不熱鬧布施的財物不計其數有人問那婦女當
夜菩薩有甚顯應也有說夢佛送子的也有說夢羅
漢來睡的也有推托沒有夢的也有着灘不肯說的
也有祈後再不往的也有四時不常去的你且想佛
菩薩昔日自己修行尚然割恩斷愛怎肯管民間情
慾之事夜夜到這寺裡托夢送子可不是個亂話只
爲這地方元是信巫不信醫的故此因邪入邪認以
爲真迷而不悟白白裡送妻女到寺與這班賦禿受

用正是

分明斷腸草

錯認活人丹

元來這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謙恭之態，却到十八分，淫奸惡，那淨室雖然緊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鐘聲定後，婦女睡熟，便來姦宿。那婦女醒覺時，已被輕薄，欲待聲張，又恐反壞名頭，只得忍羞而就。一則婦女身無疾病，且又齋戒神清，二則僧人少年精壯，又重價修合種子丸藥，送與本婦吞服，故此多有胎孕。十發九中，那婦女中識廉耻的好似啞子喫黃連，苦在心頭，不敢告訴丈夫，有那一等無耻淫蕩的，倒借此

為錄不時取乘如此浸淫不知年代也是那班賊亮
惡貫已盈天遣一位官人前來那官人是誰就是本
縣新任大尹姓汪名且祖貫福建泉州晉江縣人氏
少年科第極是聰察曉得此地夷漢雜居土俗慄悍
最為難治蒞任之後摘伏發隱不畏豪橫不上半年
治得縣中奸宄斂跡盜賊潛踪人民悅服訪得寶蓮
寺有祈嗣靈應之事心內不信想道既是菩薩有靈
只消祈禱何必又要婦女在寺宿歇其中定有情弊
但未見實跡不好輕舉妄動須到寺親驗一番然後
相機而行擇了九月朔日特至寶蓮寺行香一行人

從簇擁到寺前。汪大尹觀看那寺，周圍都是粉堵包
裹。塔邊種植高槐古柳，血紅的一座朱漆門樓。上懸
金書扁額，題着寶蓮禪寺四個大字。山門對過，乃是
一帶照牆，傍牆停下許多空轎。山門內外燒香的往
來擠擁，看見大尹到來，四散走去。那些轎夫也都手
忙脚亂，將轎擡開。汪大尹分付左右，莫要驚動他們。
住持僧聞知本縣大爺親來行香，撞起鐘鼓，喚齊僧
衆，齊到山門口跪接。汪大尹直至大雄寶殿，方纔下
轎。汪大尹看那寺院，果然造得齊整，但見

層層樓閣，疊疊廊房。大雄殿外，彩雲繚繞，翠朱扉

樓架堂前瑞氣氤氳籠碧瓦老楸修篁掩映盡
雕棟蒼松古柏蔭遮曲檻過欄果然淨土人圓火
天下名山僧古多

汪大尹向佛前拈香禮拜暗暗禱告要究求嗣終
拜罷佛顯率眾僧向前叩見請入方丈坐下獻茶已
畢汪大尹向佛顯道聞得你合寺僧人焚修勤謹戒
行精嚴都虧你主持之功可將年貫開來待我申報
上司請給度牒與你就署爲本縣僧官永持此寺佛
顯聞言喜出意外叩頭稱讚汪大尹又道還聞得你
寺中所開最是靈感可有這事麼佛顯稟道本寺有

個子孫堂果然顯應的汪大尹道祈嗣的可要做甚
齋醮佛顯道並不要設齋誦經止要求嗣婦女身無
疾病舉念虔誠齋戒七日在佛前禱祝討得聖名就
旁邊淨室中安歇祈得有夢便能生子汪大尹道婦
女家在僧寺宿歇只怕不便佛顯道這淨室中四圍
緊密一女一室門外就是本家親人守護並不許一
個閒雜人往來原是穩便的汪大尹道原來如此我
也還無子嗣但夫人不好察得佛顯道老爺若要求
嗣只消親自拈香祈禱夫人在衙齋戒也能靈驗汪
大尹道民俗都要在寺安歇方纔有效怎地夫人不

來也能靈驗。佛顯道老爺乃萬民之主。况又設持佛法。一念之誠。便與天地感通。豈是常人可比。你道佛顯為何不要夫人前來。俗語道得好。賊人心虛。他做了這般勾當。恐夫人來時。隨從衆多。看出破綻。故此阻當。誰知道大尹也是一片假情。探他的口氣。當下汪大尹道也說得是。待我另日。竭誠來拜。且先去游玩一番。卽起身教佛顯引導。從大殿旁穿過。便是子孫堂。那些燒香男女。聽說知縣進來。四散潛躲。不迭汪大尹看這子孫堂。也是三間大殿。雕梁繡柱。兩椽橫。金碧耀目。正中開一庫神厨。內供養着。一尊女

神珠冠嬰珞繡袍彩帔手內抱着一個孩子旁邊又
站四五个男女道神道便叫做子孫娘娘神野上黃
羅織帳兩下銀鈞掛開捨下的神鞋五色相兼約有
數百餘雙織錦寶蓋重重疊疊不知其數梁上画燭
火光照徹上下爐內香烟噴薄貫滿殿庭左邊供的
又是送子張仙右邊便是延壽早官汪大尹向佛前
作例揖四下間走一回又教備顯引去觀宿歇婦女
的淨室元來那房子是逐間隔斷上面天花頂板下
邊盡鋪地平中間桌椅擺設得甚是齊楚汪大
尹四遣細細看覷真個無絲毫隙縫就是鼠蟲蟻

無處可匿。汪大尹尋不出破綻，原轉出大殿上，轎佛顯又率衆僧到山門外跪送。汪大尹在轎上一路沉吟道：看這淨室週週嚴密，不像個有情弊的。但一塊泥塑木雕的神道，怎地如此靈感，莫不有甚邪神，托名誑惑。左想右算，忽地想出一個計策。回至縣中，喚過一個令史，分付道：你悄悄地去喚兩名妓女，假粧做家眷，今晚送至寶蓮寺宿歇。預備下朱墨汁兩碗。晝夜間，若有人來，姦宿暗塗其頭，明早我親至寺中查勘。切不可走漏消息。令史領了言語，即去接了兩個相熟表子來家，喚做張媚媚、李妮兒。令史將前事說與

兩個妓女見說縣主所差，怎敢不依，推到傍晚，妓女
粧束做良家模樣，領下兩乘轎子，僕從扛擡鋪蓋，把
朱墨汁藏在一个盒子中，跟隨于後，一齊至寶蓮寺
內，令史揀了兩間淨室安頓，停當，留下家人自去，回
覆縣主，不一時，和尚教小沙彌來掌燈送茶，是晚祈
嗣的婦女共有十數餘人，那個來查考這兩個妓女
是不曾燒香討筭過的，須臾間鐘鳴鼓响，已是起更
時分，眾婦女盡皆入寢，親戚人等各在門外看守，和
尚也自關閉戶進去不題，且說張媚姐掩上門兒，將
銀珠碗放在枕邊，把燈挑得明亮，解衣上床，心中有

事不敢睡着不時向帳外觀望約莫一更天氣四下
人聲靜悄忽聽得床前地不格格格的响還道是鼠
虫作耗擡頭看時見一扇地平板漸漸推過在一邊
地下鑽出一個人頭直立起來乃是一個和尚到把
張媚姐嚇了一跳暗道元來這些和尚設下恁般賊
計姦騙良家婦女怪道縣主用這片心機且不做聲
看那和尚輕手輕脚走去吹滅燈火步到床前脫卸
衣服揭開帳幔扭入被中張媚姐只做睡着那和尚
到了被裡騰身上去款款托起雙股就弄起來張媚
姐假作夢中驚醒說道你是何人竟夜至此淫汚舉

手推他下去，那和尚雙手緊緊摟抱，說道：「我是金身羅漢，特來送子與你。」口中便說下邊恁意狂蕩，那和尚頗有本領，雲雨之際，十分勇猛。張媚姐是個宿妓，也還當他不起，頑得個氣促聲喘。趁他情濃深處，伸手蘸了銀珠，向和尚頭上盡都抹到。這和尚只道是愛他，全然不覺。一連耍了兩次，方纔起身下床，遞過一個包兒道：「這是調經種子丸，每服三錢，清晨滾湯送下，連服數日，自然胎孕堅固，生育快易。」說罷而去。張媚姐身子已是頹倦，朦朧合眼，覺得身邊又有人推來，這和尚更是袒胸露背，到被中，雙手流水拍關兩

股望下亂攪張媚姐還道是初起的和尚推住道我
煩了兩次身子疲倦正要睡臥如何又來怎地這般
不知麼足和尚道娘子不要錯認了我是方到的新
客噫味還未曾嘗怎說不知麼足張媚姐看見和尚
輪流來宿心內懼怕說道我身体怯弱不慣這事休
得只管胡纏和尚道不打緊我有絕妙春意丸在此
你若服了就通宵頑耍也不妨得卽伸手回衣服中
摸個紙包遞與張媚姐恐怕藥中有毒不敢吞服也
把銀硃塗了他頭上那和尚比前的又狠直戲到雞
鳴時候方去原把地不替一好不題再說李俊兒纔上

得床不想燈少被火躡見撲滅却也不敢合眼更待時候忽然床後簌簌的聲响早有一人扯起帳子鑽上床來捱身入被把李婉兒雙關抱緊一張口就湊過來做嘴李婉兒伸手去摸他頭上乃是一個精光葫蘆却又性急便蘸着墨汁滿頭摩弄問道你是那一房長老這和尚並不答言徑來行事那話兒長大堅硬猶如一根渾錮剛鞭李婉兒年紀比張媚姐還小幾年性格風騷經着這件東西又驚又喜想道一向聞得和尚極有本事我還未信不想果然不覺興動遂聳身而就這場雲雨端的快暢

一個是空門釋子，一個是楚館佳人。空門釋子，假作羅漢真身；楚館佳人，錯認良家少婦。一個似積年石臼，已經幾多碎搗零搗；一個似新打木椿，儘耐得狂風驟浪。一個不管佛門戒律，但恣歡娛；一個雖奉縣主叮嚀，且圖快樂。渾似阿難菩薩，蓬魔女，猶如玉通和尚，戲紅蓮。

雲雨剛畢，床後又鑽一個入來，低低說道：「你們快活得勾了，也該讓我來頑頑。難道定要十分盡興，那和尚微微冷笑，起身自去。後來的和尚到了，被中輕輕款款，把李統兒滿身撫摸。李統兒假意推托不肯和。

尚捧住親個嘴道娘子想是適來被他頑倦了，我有
春意，尤在此與你發興，遂嘴對嘴吐過藥來。李婉兒
瞧下肚去，覺得香氣透鼻，交接之間，體骨酥軟十分。
得趣，李婉兒雖然淫樂，不敢有悞縣主之事。又瞧了
墨汁，向和尚頭上週圍摸轉，說道：「倒好個光頭和尚。」
道：「娘子，我是個多情知趣的妙人，不比那一班粗蠢
東西，若不棄嫌，常來走走。」李婉兒假意應承，雲雨之
後，一般也送一包種子丸藥，到雞鳴時分，珍重而別。
正是

偶然僧俗一宵好

難算夫妻百夜恩

話分兩頭且說那夜汪大尹得了令史回話至次日五鼓出衙喚起百餘名快手民壯各帶繩索器械徑到寶蓮寺前分付伏于兩旁等候呼喚隨身止帶十數餘人此時天已平明寺門未開教左右敲開裡邊住持佛顯知得縣主來到衣服也穿不及又喚起十數個小和尚急急趕出迎接直到殿前下轎汪大尹也不拜佛徑入方丈坐下佛顯同衆僧叩見汪大尹討過衆僧名簿查點佛顯教道人撞起鐘鼓喚集衆僧那些和尚都從睡夢中驚醒聞得知縣在方丈中點名個個倉忙奔走不一時都已到齊汪大尹教衆

僧把僧帽盡皆除去。那些和尚怎敢不依，但不曉得有何緣故。當時不除到也罷了，纔取下帽子，內中顯出兩個血染的紅頭，一雙墨塗的黑頂。汪大尹喝令左右將四個和尚鎖住，推至面前跪下，問道：你這四人爲何頭上塗抹紅硃黑墨？那四僧還不知是那裏來的。面面相覷，無言可對。衆和尚也各駭異。汪大尹連問幾聲，沒奈何，只得推稱同伴中取笑，並非別故。汪大尹笑道：我且喚取笑的人來，與你執証。教令史去喚兩個妓女，誰知都被那和尚們盤桓了一夜。這時正好熟睡，那令史和家人險些敲折臂膊，喊破

喉嚨方纔驚覺起身跟至方丈中跪下汪大尹問道
你二人夜來有何所見從實說來二妓各將和尚輪
流姦宿并贈春意種子丸藥及硃墨塗頂前後事一
一細說袖中摸出種子春意丸呈上衆僧見事已敗
露都嚇得胆戰心驚暗暗叫苦那四個和尚一味叩
頭乞命汪大尹喝道你這班賊馱焉敢假托神道哄
誘愚民奸淫良善如今有何理說佛顯心生一計教
衆僧徐徐跪下稟道本寺僧衆盡守清規止有此四
人貪淫奸惡屢誦不悛正欲合詞呈治今幸老爺察
出罪實該死其餘實是無干望老爺超拔汪大尹道

聞得昨晚求嗣的也甚衆料必室中都有暗道這四
個奸淫的如何不到別個房裡恰恰都聚在一處人
我穀中難道有這般巧事佛顯又稟道其實淨室准
此兩間有個私路別房俱各沒有汪大尹道這也不
難待我喚衆婦女來問若無所見便與衆僧無干卽
差左右將所問婦女盡皆喚至盤問異口同聲俱稱
並無和尚姦宿汪大尹曉得他怕羞不肯實說喝令
左右搜檢身邊各有種子丸一包汪大尹笑道既無
和尚奸宿這種子丸是何處來的衆婦人個個羞得
面紅頸赤汪大尹又道想是春意丸你們這服過了

衆婦人一發不敢答應汪大尹更不窮究發令回去
那些婦女的丈夫親屬在旁聽了都氣得遍身麻木
含着羞耻領回不題佛顯見搜出了衆婦女種子丸
又強辨是入寺時所送兩個妓女又執是姦後送的
江大尹道事已顯露還要抵賴教左右喚進民壯快
手人等將寺中僧衆盡都綁縛止空了杳公道人并
兩個幼年沙彌佛顯初時意欲行兇因看手下人家
又有器械遂不敢動手汪大尹一面分付令史將兩
個妓女送回起身上轎一行人押着衆僧在前那時
鬧動了一路居民都隨來觀看汪大尹回到縣中當

送來故做
首三比皆
河漢多食
本定細水
欲有石
成也
餘也
得自印

堂細審用起刑具衆和尚平日本是受用之人如何
熬得纜套上來棍就從實招稱汪大尹錄了口詞發
下獄中監禁准備文書申報上司不在話下且說佛
顯來到獄中與衆和尚商議一個計策對禁子凌志
說道我們一時做下不是悔之無及如今到了此處
料然無個出頭之期但今早拿時都是空身把甚麼
來使用我寺中向來積下的錢財甚多若肯悄悄地放
我三四人回寺取來禁牌的常例自不必說分外再
送一百兩雪花那凌志見說得熱鬧動火便道我們
同輩人多不錄一人作主這百金四散分開所得幾

這和尚說
去那時候
武經年虎
之德又免
林進之疑
非弟一
軍散子

何豈不是有名無實如出得三百兩與眾人另外我
要一百兩偏手若肯出這數即今就同你去佛顯一
口應承道但憑禁牌分付罷了怎敢違拗凌志即與
衆禁子說知私下押着四個和尚回寺到各房搜括
果然金銀無數佛顯先將三百兩交與凌志衆人得
了銀子一個個眉花眼笑佛顯又道列位再少待片
時待我收拾幾床鋪蓋進去夜間也好臥臥衆人連
稱有理縱放他們去打盪這四個和尚把寺中短刀
斧頭之類聚在鋪蓋之中收拾完備教香公喚起我
個師兄一月植入監去又買起若干酒肉遍請合監

上下把禁子灌得爛醉專等黃昏時候動手越獄正
是

三二打點劈開生死路

安排跳出鬼門關

天啓大尹
變象也

且說汪大尹因拿出了這個弊端心中自喜當晚在衙中秉燭而坐定稿申報上司猛地想起道我收許多兇徒在監倘有不測之變如何抵當卽寫硃票差人遍召快手各帶兵器到縣直宿防衛約莫更初時分監中衆僧取出刀斧一齊吶喊砍翻禁子打開獄門把重囚盡皆放起殺將出來高聲喊叫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只殺知縣不傷百姓讓我者生擋我者死

獨
編
文

其聲震天動地。此時值宿兵快恰奸剛到。就在監門
口戰鬪。汪大尹衙中聞得。連忙升堂。旁縣百姓聽得。
越獄都執鎗刀前來救護。和尚雖然拚命。都是短兵
快手。俱用長鎗。故此傷者甚多。不能得出。佛顯知事
不濟。遂教衆人住手。退入監中。把刀斧藏過。揚言道。
謀反的止是十數餘人。都已當先被殺。我等俱不願
反。客至當堂稟明。汪大尹見事已定。差刑房吏帶領
兵快到監查驗。將應有兵器。盡數搜出。當堂呈看。汪
大尹大怒。向衆人說道。這班賊。馱淫惡滔天。專急又
思謀反。我若沒有防條。不但我一人遭他兇手。連滿

城百姓盡受荼毒了，若不盡誅，何以做後。嗚。遣兵將
將出的刀斧給散與他，分付道：「惡僧事雖不諳，久後
終有不測，難以防制，可乘他今夜反獄，除一慮人犯，
留明日審問。」其餘衆僧各斬首級來報。眾人領了言
語，點起火把，蜂擁入監，佛顯見勢頭不好，連叫謀反，
不是我等言，還未畢，頭已落地。須臾之間，百餘和尚
齊皆斬訖，猶如亂滾西瓜，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汪大尹次日帶出衆犯審問。獄中緣何藏得許多兵
器，衆犯供出禁子凌志等得了銀子，私放僧人回去。

帶進兵器等情。汪大尹問了詳細，原發下獄。查點禁
子凌志等，俱已殺死。遂連夜脩文申詳上司，將寶蓮
寺盡皆燒毀。其審單云：

看得僧佛顯等，心沉慾海，惡熾火坑，用智設機，計
哄良家，祈嗣穿牆穴地，強邀信女，通情聚抱，着嬌
娥兀的是菩薩從天降，難推去和尚財索道羅漢。
夢中來，可憐嫩蕊，新花拍殘，狂蝶却恨溫香軟。王
拋擲終風白練，受污不可洗也。黑夜忍辱，安敢言
乎。乃仗李謂兒，殊抹其頂，又遣張媚媚，墨泯其鬚。
紅籠欲滅，想長老頭橫銜，經水黑，煤如染，豈和尚

頭倒浸墨池收送福堂波羅查自做甘受陷入色
界磨光堅有口難言乃藏刀劍于皮囊寂滅劫成
賊虐顛動干戈于園棘慈悲變作強梁夜色正昏
護法神通開弁狻猊聲甫定金剛勇力波拘擊空
中之魚既渴網而又跋扈禪中之虎欲走窟而先
噬人姦窈窕注善良死且不宥殺禁了傷民壯罪
欲何逃反獄氣淫其罪已重戮屍梟首其法允宜
僧佛顯衆惡之魁粉碎其骨寶遺寺焚奸之發火
焚其巢窟發地藏之奸用清無垢之條

這漏審單一出滿坡傳誦百姓盡皆稱快牛持之婦

西...
女曾在寺求子，生男育女者，丈夫皆不肯認。大者還
出小者溺死，多有婦女懷羞自縊。民風自此如正各
省，直州府傳聞此事，無不出榜戒諭。從今不許婦女
入寺燒香。至今上司往往明文嚴禁，蓋爲此也。後汪
大尹因此起名，遂欽取爲監察御史，有請爲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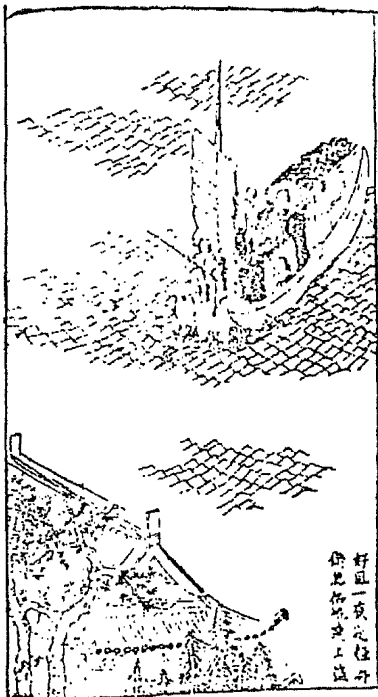
子嗣原非可強求

況於入寺起淫偷

從今勘彼等，苦衷

淫滑分源莫混流





好風一夜元怪并
伊見所地之上流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山藏異寶山含秀

沙有黃金沙放光

好事若藏人肺腑

言談語話不尋常

這四句詩單說着自古至今有那一等懷才抱德踏
光晦跡的文人秀才。就比那奇珍異寶、良金美玉、藏
于泥土之中。一旦出世，遇良工巧匠，切磋琢磨，方始
成器。故秀才二字不可亂稱。秀者，江山之秀，才者，天
下之才。但凡人胸中有秀氣，腹內有才識，出言吐語
自是一般，所以謂之不尋常說話的。兀的說這才學

則甚因在下今日要論一樁事送滕王閣的故事那
故事出在大唐高宗朝間有一秀士姓王名勃字子
安祖貫晉州龍門人氏幼有大才通貫九經詩書滿
腹時年一十三歲常隨母舅遊於江湖一日從金陵
欲往九江路經馬當山下此乃九江第一險處怎見
得有陸魯望馬當山銘爲證

山之險莫過于太行水之險莫過于吕梁合二險
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

王勃舟至馬當忽然風濤亂滾碧波際天雲陰罩野
木响翻空那船將次傾覆滿船的人盡皆恐懼皮紙

禱告江神許愿保護惟有王勃端坐船上毫無懼色
朗朗讀書舟人恠異問道滿船之人咸在須臾今郎
君全無懼色却是爲何王勃笑道我命在天豈在龍
神舟人大驚道郎君勿出此言王勃道我當救此數
人之命道罷遂取紙筆吟詩一首擲于水中須臾雲
收霧散風浪俱息其詩曰

唐聖非狂楚

江淵異汨羅

平生仗忠節

今日任風波

此時滿船人相賀道郎君奇才，能動江神，乃得獲安。
不然諸人皆不免水厄。王勃道：生死在天，有福可避。

衆人深服其言。少頃船皆泊岸。舟人覩時。卽馬當山也。舟人皆登岸。王勃上岸。獨自悶遊。正行之間。只見當道路邊青松影裡。綠檜陰中。見一古廟。王勃向前看時。上面有朱紅漆牌。全篆書字。寫着勅賜中源水府行宮。王勃一見。就身邊取筆。吟詩一首。於壁上。詩曰

馬當山下泊孤舟

岸側蘆花簇翠流

忽觀朱門斜半掩

層層瑞氣鎖清幽

詩罷。走入廟中。四下看時。真个好座廟宇。怎見得有詩爲証。

碧瓦連雲起

朱門映日開

一團金作椽

千片玉爲街

帝子親齋額

名人手篆碑

庇民兼護國

風雨應時來

王勃行至神前焚香祝告已畢又賞玩江景多時正欲歸舟忽於江水之際見一老叟坐于鬼石之上碧眼長眉鬚髮皓然顏如瑩玉神清氣爽貌若神仙王勃見而異之乃整衣向前與老人作揖老叟道子非王勃子王勃大驚道某與老叟素不相識亦非親舊何以知勃名姓老叟道我知之久矣王勃知老叟不

是凡人遂拱手立于塊石之側。老叟命勃同坐。王勃不敢再三相讓。方坐。老叟道：「吾早來聞爾於廬內作詩義理可觀。子有如此清才，何不進取身達青霄之上，而困于家食？受此旅况之淒涼乎？」王勃答道：「家寒窘迫，缺乏盤費，不能特達。以此流落窮途，有失青雲之望。老叟道：「未日重陽佳節，洪都閩府君欲作滕王閣記，子有絕世之才，何不竟往獻賦，可獲資財數千，且能垂名後世。」王勃道：「此到洪都有幾多路程？」老叟道：「水路共七百餘里。」王勃道：「今已晚矣，止有一夕，焉能得達？」老叟道：「子但登舟，我當助清風，一帆使子明。」

日早達洪都王勃再拜道敢問老丈仙耶神耶老叟
道吾卽中源水君適來山上之廟便是我的香火王
勃大驚又拜道勃乃三尺童稚一介寒儒肉眼凡夫
冒瀆尊神請勿見罪老叟道是何言也但到洪都若
得潤筆之金可以分惠王勃道果有所贈豈敢自私
老叟笑道吾戲言耳須臾有一舟至老叟令王勃乘
之勃乃再拜辭別老叟上船方纔解纜張帆但見程
風縹緲瑞氣盤旋紅光罩岸紫霧籠堤王勃駭然回
視江岸老叟不知所在已失故地矣只見

風聲颯颯浪勢淙淙恍開若翅展舟去似星飛回

頭已失千山，駭眼如趨百。里展鷄未唱，須臾忽過。
鄱陽濕鼓，蕉簾彷彿已臨江右。這叫做運去雷轟，
薦福碑時來風送滕王閣。

頃刻天明，船頭一望果然已到洪都。王勃心下且驚，
且喜分付舟人，只於此相等。棹未登岸，徐步入城，看
那洪都果然好景，有詩爲證。

洪都風景最繁華

彷彿參差十萬家

水綠山藍花似錦

連城帶閣鎖烟霞

是日正是九月九日，王勃直詣帥府，正見本府閩都
督果然開宴，遙請江左名儒士大夫秀士俱會堂上。太

守開筵命坐酒菓排列佳肴滿席請各處來到名儒
分尊卑而坐當日所坐之人與關公對席者乃新除
潁州牧學士宇文鈞其間亦有赴任官亦有進士劉
祥道張禹錫等其他文詞超絕抱玉懷珠者百餘人
皆是當世名儒王勃年幼坐于座末少頃關公起身
對諸儒道帝子信閣乃洪都絕景是以相屈諸公至
此欲求大才作此滕王閣記刻石爲碑以記後來晉
萬世佳名使不失其勝跡愿諸名士勿辭爲幸遂使
左右朱衣吏人捧筆硯紙至諸儒之前諸人不敢輕
受一个讓一个從上至下却好輪到王勃面前王勃

更不推辭慨然受之滿座之人見勃年幼却又面生
心各不美相視私語道此小子是何氏之子敢無禮
如是耶此時聞公見王勃受鈞心亦怏怏遂起身更
衣至一小廳之內聞公口中不言自思道吾有婿乃
長沙人也姓吳名子葉此人冠世之才今日遂請
諸儒作此記若諸儒相讓則使吾婿作此文以光顯
門庭也是何小子輒敢欺在堂各儒無分毫體讓分
付吏人觀其所作可來報知良久一吏報道南昌故
郡洪都新府閻公道此乃老生常談誰人不會一吏
又報道星分異於地接衡廬閻公道此故事也又一

更報道，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歐越。聞公不語，又一吏報道，物華天表，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聞公道：此子意欲與吾相見也。又一吏報道，雒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邦，賓主接東南之美。聞公心中微動，想道：此子之才，信亦可人。數吏分馳報句，聞公暗暗稱奇。又一吏報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聞公聽罷，不覺以手拍几道：此子落筆若有神助，真天才也。遂更衣復出，至座前，賓主諸儒盡皆失色。聞公視王勃道：觀子之文，乃天下奇才也。欲邀勃上座，王勃辭道：待俚

語成篇然後請教須臾文成呈上闕公公視之大喜遂令左右從上至下遍示諸儒一个个面如土色莫不驚伏不敢擬議一字其全篇刻在古文中至今爲人稱誦闕公乃自携王勃之手生于左席道帝子之閣風流千古有子之文使吾等今日雅會亦得聞于後世從此洪都風月江山無價皆子之力也吾當厚報止說之間忽有一人離席而起高聲道是何三尺童稚將先儒遺文僞言自己新作瞞昧左右當以盜論兀自揚揚得意耶王勃聞言大驚太守闕公舉目視之乃其婿吳子章也子章道此乃舊文吾叔之人

矣。閻公道何以知之。子章道恐諸信不信。吾試念一
遍。當下子章遂封衆客之前。則朗而滿。從頭至尾。無
一字差錯。念畢。座間諸儒失色。閻公亦疑衆猶豫不
決。王勃聽罷。顏色不變。徐徐說道。觀公之記。問不讓
楊修之學。子建之能。王平之閻市。張松之一覽。吳子
章道是乃先儒舊文。吾素所背誦耳。王勃又道。公言
先儒舊文。別有詩乎。子章道無詩。道罷。王勃遂起身
離席。對諸儒問道。此文原新文舊文乎。後有詩八句。
諸公莫有記之者否。問之。冉二人皆不答。王勃乃拂
紙如飛。有如宿構。其詩曰。

滕王高閣臨江渚

珠玉鳴鏜罷歌舞

落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詩罷呈上太守闡公并座間諸儒其皆吳子章者畢
王勃道此新文舊文乎子章見之大慙惶恐而退衆
賓齊起坐向闡公道王子之作性令皆之記性皆天
下罕有真可謂雙壁矣闡公曰諸公之言誠然也於
是吳子章與王勃互相欽敬滿座歡然飲宴至暮方
散衆賓去後闡公獨留勃飲次日王勃告辭闡公乃

賜五百種及黃白酒罍共值千金勃拜謝辭歸閻公
使左右相送下船舟人解纜而行勃但聞水聲湍上
疾如風雨詰旦船復至馬常山下維舟泊岸王勃將
閻公所贈金帛携至廟中陳於中源水君之前叩頭
稱謝起身見壁上所題之詩宛然如新遂依前韻復
作詩一首

好風一夜送輕舟

倏忽征帆達上流

深感神功知夙契

來生願得伴清幽

王勃題詩已畢步出廟門欲買牲牢酒禮以獻看岸
邊船已不見了其舟人亦不知所在正猶豫間忽然

祥雲瑞霞籠罩廟堂香風起處見一老人坐于石礎
之上卽前日所見中源水君勃向前再拜謝道前日
得蒙上聖助一帆之風至于洪都使勃得獲厚利勃
當備牲牢酒禮至廟下拜謝尊神以表吾心老人見
說僂首而笑子適來言供備牲牢者何牢也吾聞少
牢者羊太牢者牛禮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
殺羊吾豈可以一帆風而受子之厚獻乎吾水府以
好生爲德殺生以祀吾亦不敢享也更不必費子措
置適來觀于廟下所題有作我清幽之意吾亦甚喜
但子命教未終凡衆未絕更俟數年吾當圖報會耳

王勃遂稽首拜謝。遺屬復其命。然勃之壽筭前程可
得聞乎。老叟道壽筭者陰府主之。不敢輕泄天機。而
招陰禍。吾言子之窮通。無害也。吾觀子之軀神強而
骨弱。氣清而體羸。况子腦骨虧陷。目睛不全。子雖有
子建之才。高士之俊。終不能貴矣。况富貴乃神主之
人之一鍾。一粟皆由分定。何況卿相乎。昔孔子大聖
為帝王師範。尚不免陳蔡之厄。所謂秀而不實者也。
子但力行善事。自有天曹注福。窮通壽夭。皆不足計
矣。子切記之。於是與勃作別。叟行數步。復又走回對
王勃道。吾有少意相托。子若遇長蘆之祠。當買陰帛。

神不受其
心女能獲
中矣夫定
一似斯

與我焚之。王勃道：此何由也？老叟道：吾昔負長蘆之
神，薄債未償，子可與吾償之。王勃道：非勃不捨，遠來
觀上聖殿，上金錢堆積如山，何不以此還之？老叟道：
汝不知殿上之錢，皆是貪利誥求之人，害物私心之
輩，損人益己，尅衆成家，偶一過此，妄求非福，神不危
而心自危。之所以求獻于廟，此乃枉物，譬如吾之既
矣。焉敢用哉？王勃再拜受教。老叟卽化清風而去。王
勃駭然，仍携金帛之類，離馬當山，趁船徑往長蘆。母
想神所說，腦骨虧陷，眼睛不全，終不能貴。心懷怏怏，
不樂歸。至長蘆，正忘神與所囑化財還債之言，忽然

寒風大作，雪浪翻空，群鴉遶船，噪聲不絕。其鴉或歇，
桅櫓或落，船頭船不能進。滿船人莫不驚駭。畏懼王
勃亦自駭然，乃問舟人：「此是何處？」舟人道：「此是長蘆
地方。」王勃聽了，方想江神之言，遂焚香默禱江神，俟
風息上岸，買金錢答還。祝畢，香烟未絕，群鴉皆散，浪
息風平。於是一船人莫不欣喜。次日舟人以船泊岸，
王勃買金錢十萬，下船復至。夜來風起之處，焚化船
乃前進。後來羅隱先生到此，曾作八句詩道：

江神有意怜才子

倏忽感靈助去程

一夕清風雷電疾

滿碑佳句雪水清

直教麗藻傳千古，不但雄名動兩京。

不是明靈祐祠客，洪都佳景絕無聲。

王勃親遠任海隅，策騎往省至一驛舍，欲求暫歇，方詢問驛吏，忽聞驛堂上一人口呼王君，久不拜見，今日何由至此。王勃聞言大驚視之，畧有面善，似曾相識，忘其姓名，只見其人道：王君何忘乎？昔日洪府相會，學士宇文鈞也，勃大喜，乃整衣而揖，遂邀王勃同坐，敘話間，命驛吏獻茶，茶罷，學士道：某想昔日洪府之樂，安知今日有海道之憂，豈不悲哉。王勃道：學士因何至此。學士道：鈞累任教授，後越關為右司諫官。

唐天子欲征高麗，鈞直諫觸犯龍顏，將鈞遷於海島，千里獨行，方悲寂寞，何期旅邸得遇故人，某有遷客詩一首爲君誦之。詩曰：

萬里爲遷客，孤舟泛渺茫。湖田多種藕，

海島半收糧。願遂歸秦計，勞收辟瘴方。

每思絨口者，帝德在君旁。

王勃道有犯無隱，事君之禮，學士雖爲遷客，直聲特于千古矣。遂答詩一首。詩曰：

食祿只憂貧，何名是直臣。能言真爲國，

獲罪豈慙人。海驛程程遠，霜華日日新。

史官如下筆 應也淚沾巾

當夜二人互相吟咏至午夜同宿于驛舍次日學士置酒相待王勃尋至第三日學士邀勃同行依然天色下雨復留海驛二人談論終日不倦至第五日方始天晴二人同下海船飲食宿臥皆於一處船開數日至大洋深波之中忽然狂風怒吼怪浪波奮其舟在水飄飄如一葉似欲傾覆舟人皆大恐學士字文釣心大驚駭嘆道遠瀟海隅不想又遭風波此實命也王勃面不改容因述昔年馬當山遇風始末并叙中源水者兩夫相遇之語真個是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風波濤，雖有不足介意。謀論方終，却見波濤暫息，風浪不生。舟人皆喜，滿船之人忽聞水上仙樂飄然而至。五色祥雲從天降下，浮於水面。看看來到王勃船邊，衆人皆驚，只見祥雲影裡，幢幡寶蓋，絳節旄旗，錦衣對對，綉襖攢攢，花帽雙雙，朱衣簇簇，兩行擺開。前面有數十人，皆仙娥玉女，仙衣灼灼，玉佩珊珊。前有一青衣女童，手執碧符，遂呼王勃道：奉娘娘之命，持來召子。王勃愕然問女童道：娘娘是何人也？女童道：乃掌天下水籍文簿上仙高貴玉女吳彩鸞便是。今於蓬萊方丈翠華居止，其內有馬當山水晶琴千文。

章貴古今特來請子同往蓬萊方丈作詞文記以表
蓬萊之佳景可速往不可違娘娘之命王勃道與君
人神異途焉有相召之言我聞生死分定于天壽筭
乃陰府所主豈有玉女召我作文何召之有吾實不
從道罷女真道君如不去中源水君必自至矣道由
未了只見一朵烏雲自西南角上而來看看至近到
于船邊從空墜下就水面之上見一神人頭戴黃羅
包巾身穿百花繡袍手仗除妖七星劍高聲大叫王
勃吾奉蓬萊仙女勅召汝作文詞何不往也况中源
水君亦在蓬萊赴會今身拙等之久矣子亦有仙骨

之分昔日你曾願下題詩願伴清幽豈可忘之王勃
聽言自思馬當山中源水君曾言日後遇于海島豈
非前定乎遂忻然道恩從命矣神人見說遂召鬼卒
牽馬來至舟側王勃甚喜亦忘深淵意爲平地乃回
身與學士及滿船之人作別牽衣出馬望水面攀鞍
上馬但見烏雲慘慘黑霧漫漫雲霄隱隱滿船之人
及宇文鈞學士無不驚駭回視王勃不知所在須臾
霧散雲收風恬浪靜滿船之人俱各無事唯有王勃
乃作神仙去矣

從來才子是神仙

風送南昌豈偶然

賦就勝王高閣句

便隨仙仗伴中涓

第四十卷終